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愚菴小集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張鈞

欽定四庫全書

愚菴小集卷十四

吳江朱鶴齡撰

雜著二

愚菴說

甚哉余之與世忤也世人賤老而愛少余華髮種種世人交遠而卑近余足不出闕闈世人黨同而伐異余則介立末媿阿世人折腰齟齬走津要如赴火蛾余則木

強任真轉喉觸諱彼巧者之效可以噓枯吹生合踈逃  
為親暱拙者之效乃至于塊獨無朋時中辛螫之毒而  
有風波之驚此非莊生所稱天放之民乎好我者或解  
之曰今夫營萬家之都者必求平畦廣陌而規度焉高  
山之巔不可以聚三戶歌折楊皇荅于市則聽者駢肩  
拊空桑之瑟以號于衆有闐然散耳子無乃類是嗟嗟  
若者之言乃古刻意厲行高士之所尚也余豈其人哉  
彼夫逃清冷之淵矯巖穴之行與世絕者也讓千乘而

弗居爵三公而弗顧與天遊者也余豈其人哉疲恭無  
歸惆悵徒結路岐不以東西骨醉不以麴蘖崩山在前  
吾以為藩翰虢虎在側吾以為轅駒捐捐乎守無成之  
鈇槩惵惵乎殉無益之詩書斯誠天下之大愚吾乃以  
名吾廬

獲虎說

壬辰正月二十八日忽有虎浮太湖而來匿吾邑西  
郊蔣氏竹園中居民見四野多虎跡大駭以聞于官

總鎮耿某率兵壯圍而搏之觀者如堵虎突出傷人一足衆喊聲震天矢如雨注健者以鎗刺其喉遂斃之又丁亥年三月周莊之東忽有虎至守巡兵丁爭出射之而斃已亥年十月四都南復有虎傷人居民陳震兄弟以箭砲殺之于徐氏竹園

或告朱子曰異哉虎以深山廣谷為窟穴松陵澤國也曷為乎來豈靈鼉之所為歟抑牛哀之所化歟朱子曰無足異也夫人之異于虎非以形以心其形虎其心人

則虎可人也其形人其心虎則人可虎也人虎變化傳  
記歷歷載之苟人而虎矣虎之屬自然應類而至此猶  
之仁風翔洽則鳳皇集高岡麒麟遊郊藪一氣相感理  
有不誣又何待磨其齒牙奮其搏噬然後怖之為猛獸  
也哉今也舉國之人皆若餓豺狼焉有猛于虎者矣人  
猛于虎而虎乃于于而來此固靈囂之所不能變牛哀  
之所不及化也子不異其猛于虎者顧獨于虎也而異  
之亦惑已雖然人之畏虎者徒以其文斑其視眈其爪

牙拏攫然廬山之虎惠永能役之弘農之虎劉昆能驅  
之獨此不斑文而猛噬不眈視而哮闐不爪牙拏攫而  
舖肝吮血者睢睢盱盱于人類雖黃公赤刀亦莫可神  
其術焉虎獨以形異于人也卒為削格羅落之智所困  
悲夫

玉說

玉之貴于石人所知也其質薰然以溫其色瑩然以亮  
其聲戛然清越以長此玉之良也然玉之處璞未嘗自



異于石豈惟無異也大美在中反若以石為之衛世即  
題為珉珠等諸瓊瓛光澤毫無減焉迨乎璞剖而玉見  
磨礱砥礪之功又必有資于石夫石之賤于玉人亦共  
知也然兩美不相治非石効能于玉則器弗成工弗良  
夫惟玉不自異于石而後石出而効其能玉之所以獨  
擅其美也吾觀古人之于玉用之郊天用之禮地用之  
鎮社稷饗王公以至劔璣鉞秘弁旒觶佩之類無不飾  
明堂東西序之間無不陳其用玉多矣而其韞之也必

藉之以漆采之文襲之以織纊之密若是者凡以韜其  
光晶勿敢屑越也夫苟執之非其人置之非其所則玉  
將化而為石昔者王子朝之亂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  
人得之將賣之乃石也獻之于王則仍玉事見左傳嗚呼人  
其可不知所以貴玉也哉玉其可以不自貴也哉

王元倬曰通篇分二段看前言玉之貴後言人之貴玉末二語總收作法甚老不見痕跡

貓說

余家多鼠患藏書多被齧蝕鄰家有貓乞得之形魁然

大爪牙甚鉅始至羣鼠屏息穴中余私喜鼠患自此弭  
矣迨月餘患復大作終夜咋啞有聲余怪而伺之則貓  
與鼠甚比同寢處若倡和然詢其故貓性貪嗜鮑魚腥  
中厨所度見必竊取食之鼠覺其然也凡貓之所嗜鼠  
必預儲以遺之于路貓啗而德之遂一任所為鼠始以  
形之大也而畏貓既以所嗜嘗貓終則狎貓豢貓利有  
貓其出而為患也益無忌余乃嘆曰甚哉貪之毒也使  
貓無所竊鼠其敢嘗之耶貓既先鼠為竊其能禁鼠之

羣竊耶蓄貓本以捕鼠而今反以導鼠且昵之為一是鼠魁也曷若去鼠魁而羣鼠之患猶或少弭耶乃命童子鎖其項繫其足數而扶之沈之于交衢之溷

題王氏家訓

樂善王公中丞好齋之父吳文定公撰墓表稱其為人拯飢救貧造梁穿井力行善事不怠既因子貴得封疏善語以貽後人曰王氏家訓余甥化浩其裔孫也一日出以示余余告之曰子嘗觀夫萬花之谷乎當其蓓蕾

未敷無香色之可翫也終風蕩之而不搖烈日炙之而不槁及其跗萼發榮爭紅鬪紫非不爛漫奪人目精而飄香墜粉之虞至矣夫為善而至富貴顯融此花之爛漫時也過此欲少味曷若其為蓓蕾乎灑之以零露沃之以清泉吾見其韞馥含芬不憂銷歇子能行善不怠如樂善公當年則王氏之花其常為蓓蕾也已矣

題黃陶菴詩卷

陶菴先生行誼節槩卓絕千秋四子經義既為有明三

百年一人其所作樂府復旨遠辭高義精響厲真儒者  
之詩也當甲申北變聞金陵嗣統謁選者備集都下先  
生獨不往吾友包子問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  
當國者比余入都必當與往來往來必為彼牢籠矣君  
子始進必以正豈可為區區一官捐名義以殉之耶卒  
不往嗚呼先生之律身如此使之居大僚持國是苟意  
所不可必當奮髯抵几義形于色甚則激烈引分自裁  
其肯委人之軍師國邑甘為劉功曹輩所笑耶論先生

之詩者顧欲以四聲八病三唐格調求之過矣况其按節抗音于三唐亦並無不合也

題顧茂倫濯足圖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左太沖咏史語也昔人以太沖咏史與郭景純遊仙並稱然吾觀太沖為人磊落仗氣其詩曰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夫以已之貴而與當世之王侯冠蓋爭量輕重間是無異以荆山之玉抵鵲也豈若景純所云左挹

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真可放懷八極飄飄塵壒之表乎  
吾友茂倫顧子夙負邁往不屑之韻揚山人曰補作濯  
足圖贈之歌咏如山吾以謂九州狹矣黃塵眯目何處  
求清冷之淵而託足焉嘗聞崑崙之丘上有白水其源  
飲之不死是若木之所蔭被也玉禾之所敷榮也宓妃  
之所處而蹇修之所求為理也茂倫試往遊焉漱飛泉  
濯玄髮而逍遙散誕于其間齡也請從而後也

題思子亭卷子



計孺子之殤也余為哀詞哭之中言瓊花瑤草自當植  
根天上人間不得而有此以慰甫草云爾迄今逾十年  
凡宗黨姻戚談及孺子之早慧而賢無不歎歎太息盡  
乎有餘悲焉為之父者獨能愁置諸懷哉此思子亭之  
所為作也記斯亭者名賢數十人吾友苕文汪子獨引  
周人葬殤之文裁之以禮其言正矣雖然禮可禁也情  
不可禁也情之所至金石泐而不能移是故有婦死而  
至老為之不娶者矣有友亡而終身為之絕彈者矣况

乎天屬之親而又以孺子者為之子其可以恒情論哉  
孺子既沒所許配宋氏女景昭已十年矣啣悲不食卒  
死以殉其事甚竒具載吾友既庭所作孝貞女傳嗚呼  
今之敦敏夙成夭折不永者比比是也孺子之殤何以  
能使其父徬徨悽愴之情纏綿不可已又能使許字之  
女亦為之崩心絕粒之死靡他此非孺子之早慧而賢  
實有大過人者而能然耶然則甫草之建斯亭非過也  
宜也程邵公之殤才五齡明道先生誌其墓以禮觀之

亦過矣然至今不聞有非之者何也

邑志私考十三則

水利田糧災荒兵變  
諸考詳松陵雜志

陳書顧野王傳云侯景入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起草南史云野王為臨賀王記室及侯景之亂以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城陷逃會稽自綱目書袁君正以吳郡叛附侯景而失書君正赴援事莫公鱸鄉旦遂疑野王所輔非人徐公魯菴師又疑陳書所云為謬愚考通鑑梁太清

三年正月臨賀王記室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三月景陷臺城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湘潭侯退吳郡太守素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未幾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據通鑑所書顧公起兵討景墨線從戎本不與君正同事南史所云隨義軍援都者謂與大連方等諸軍同時舉義不獨一君正

也城陷逃會稽謂臺城之陷也公為吳郡人故君正赴  
援文檄皆以委之非居其幕府也迨君正還鎮迎降子  
悅則公已潔身去之史鑑所載無不合者莫徐二公不  
考故有紛紛之議

宋史謝濤字濟之富陽人進士起家累官至太子賓客  
吳郡志云濤自富陽遷蘇盧王二傳因之不詳其所居  
何邑今按邑志科第表首列淳化三年進士謝濤官太  
子賓客始知濤籍吳江而志家失考濤子絳絳子景初

景平景回皆以文學知名絳卒立祠于百花洲蓋謝氏  
自絳以下始為郡人濤傳必當系之吾邑無疑也吳江  
本古吳縣地五代錢鏐時割置為邑今志中所載人物  
始于魏學士憲憲號熙豐人才豈有宋初至熙豐厯歲  
百餘而無一人可紀述者哉應據科第表補入

邑志沈義甫傳云祖儼與范仲淹同舉進士考義甫宋  
末人嘉定中領鄉薦為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其祖  
去文正公時甚遠安得與之同榜此或其始祖耳莫志

採楊鐵崖所撰鈕麟墓誌而徐志據之中必有誤

邑志梁典籍時傳云少遭家難籍沒聚徒講學于長洲  
劉鳳續吳先賢傳云時父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博而  
負人攜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走會稽山中讀書列朝  
詩集亦云然余考吳驥同川先哲記謂時席父兄之資  
無紈綺之好既罹家禍安貧晏如據此則用行乃宦裔  
也子威少隨母長之說恐屬無稽又莫志云同里陳氏  
子因顧學文通其妻梁氏遂構藍黨之禍後梁氏亦不

終記所云家禍必梁氏乃用行之至戚于此事亦被株連耳惜志家不詳其說

邑志陶教諭振傳云以詩賦名于時所著有釣鰲集列朝詩集云振改安化教諭歸隱九峰間授徒自給一夕死于虎王達善挽詩云昔為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餉虎人釣鰲客振自號也余考子昌為吾邑汾湖人未聞死于虎所云餉虎人者悲其困處深山只堪餉虎耳非實事也不然釣鰲客亦豈真有鰲可釣乎



范石湖吳郡志云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中進士政和元年再被謫主吳江簿未幾卒贈諫議大夫謚忠肅余按宋史本傳不云謫吳江簿惟見范志盧王二志因之邑志又因之然瓘以崇寧中除名竄袁廉柳等州徙台州非政和元年也瓘卒于宣和六年甲辰上距政和改元辛卯且十四載不得云未幾卒也潘畊曰考瓘年譜政和元年方安置通州旋以上尊堯集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將脅以死安得有主吳江簿

之事耶郡志所由傳訛必因瓘過吳江詩有三年為吏  
此江濱之句耳今考此詩出見聞搜玉又見王禹偁小  
畜集題曰再過吳江蓋禹偁嘗令長洲松江實在其境  
則此詩實為禹偁作也今改松江為松陵又以再過為  
再謫影響附會失之逾遠

吳郡志云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鱸  
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為令乃作亭江上以鱸鄉名  
之陳瓘瑩中主縣簿嘗和肇詩云郎中臺榭據江鄉雅

稱詩翁賦卒章尊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  
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  
舟閒倚畫欄旁余按吳興朱臨

林肇  
之友

三高贊序云熙寧

中尚書屯田郎林公燿自請知吳江縣事始至覽江湖  
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興乃即松江勝處作鱸鄉亭  
且求陶朱公張季鷹陸魯望三像繪于亭中落成公燿  
遂具舟以歸公燿蓋即肇之字一作公權未知孰的也  
公燿神宗熙寧中令吳江而志又云陳瓘以徽宗政和

初謫吳江主簿相去逾三十載此詩不特非同官倡和之作蓋併非瓘筆也吾嘗辨瓘未嘗謫官吳江以吳郡志此誤推之益信或云此詩即林肇作時肇官郎中故云郎中臺榭詩翁卒章即陳堯佐秋風斜日句也中云一盃有味功名小又云安得便拋塵網去皆有浩然棄官之志故知其為肇作也

吉陽廖公欽墓誌云公字敬先洪武四年以薦至京試授河內縣丞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八年調吳江

丞吳江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  
久廢民不得耕勢家互爭奪不決聞于朝令官為修築  
勒期甚迫同僚皆失色他諉公挺然任之即詣隄所諭  
民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于是民爭赴義相  
戒毋以害遺公至期隄成公為治精敏絕人吏抱文案  
叢雜手署口決須臾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  
色民皆不忍欺秩滿既去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  
文主者指以誣公公不辨遂受謫輸作鳳陽河內吳江

民聞者來為公助役董役者異之曰廖某行何政而能得人如是乃加敬焉未幾釋歸永樂元年以解公縉薦授翰林檢討二年卒此誌乃胡文穆公廣所撰解公復表其墓云君孝友篤至初見天子即以民間疾苦告天子稱之其卒也吾黨咸痛惜之同官曾日章王汝玉梁用行皆稱為豈弟君子哭之尤哀他日史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于循良也潘畊曰嘗見王行半軒集有送吳江廖丞序盛稱其賢後得胡解二公誌表考之雖古循

吏無以加而邑志至闕其名何闊略也嗟乎丞固非甚  
卑也中世以降類闖茸不振即有賢者往往抑于資格  
不得自見甚且舉其姓名而遺之地勢使然又曷怪焉  
吳郡志云如歸亭在吳江之濱隘壞不可居康定元年  
知縣事秘書丞張野始為大之莫志云如歸亭即松江  
亭舊址宋天聖中知縣趙球修築改名如歸葉清臣作  
記寶慶二年仆于風雨余考康定元年在天聖後凡八  
年當以邑志為據又考松江亭故址在東門之側若垂

虹亭自在長橋上前人詩間有誤題垂虹亭為松江亭者以其地相近而訛也徐志如歸亭詩都併入松江亭內得之龐淑吳江集另列非

元人胡喬祖重建留珠蘭若記云開山沙門德一宋建炎中為金人所擒宵遁兵戈中誅茅在松江之南可半舍抵驛道煮茗濟舟車之渴其徒法才操行堅密嘗危坐終日掩光後闍維得所持數珠獨存于洞然劫火之餘遠近驚異純夫全公目擊大書留珠以揭其廬復作



文記之至元丙子聖朝混一徙居卓坡凡十二傳迄今  
主菴某公素有至行宗法華大教盡得清源諸師要旨  
慨菴宇不振乃躬任土木大而新之歲選淨行沙門修  
禮雜華懺披閱法經敷陳佛事始于至元壬午迄今至  
大戊申日閱大經以卷計之則五萬三千二百九十八  
矣昔才公以一百八顆之心珠躍出火聚其堅密之行  
不可壞也感此華嚴法界忽從地湧今修梁偉棟一椽  
片瓦之安立焉知非才公之珠所變現耶

以下漫  
德難句

此記

至大戊申九月立趙松雪孟頫書并篆額楷法精工今尚存八斤墟莽中乃邑志仙釋傳以留珠為高僧德一事又寺觀志以留珠菴在卓墓村宋建炎元年德一建以此記考之知得珠烈火中者乃德一弟子法才又卓墓之菴乃後人徙居非德一原建也二者俱誤當正之吳郡志載羅處約題吳江寺詩云漁翁沙鳥傍回塘攜印閒吟遠寺廊遠岫不離青草渡片帆時過綠苔牆風狂林木生清籟日暖漣漪動畫梁張翰思歸應有意幾

多屏障水為鄉又王禹偁詩云松江江寺對峰巒檻外  
生池接野灘幽鶯靜翹春草碧病僧閒說夜濤寒晨齋  
施筍惟溪叟國忌行香只縣官晝日門前焰流水塵纓  
渾擬濯沈澗徐魯菴邑志錄此二詩于接待寺而注其

下云郡志誤錄聖壽寺

即北寺

下余按接待寺建于高宗

紹興十二年當羅處約王禹偁時尚未有此寺也太平  
興國中處約為吳縣令禹偁為長洲令故同時有此作  
仍從郡志載之聖壽寺為是又按聖壽寺之額賜于天

聖二年則羅王二公時寺尚未有今額故二詩原題但稱吳江縣寺耳魯菴據今日之聖壽寺以為不當有遠岫片帆夜濤流水之句故屬之接待不思古時吳松江直貫今城內為漕渠宋初猶然魯菴未及詳審而反以不誤為誤甚矣考覈之難也

吳郡志載褚家林亭在松江之旁莫志云褚家林亭今舉無遺跡今按皮日休褚家林亭詩云廣亭遙對舊娃宮竹島蘿溪委曲通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

中又張賁和詩云疎野林亭震澤西朗吟閒步喜相攜  
時時風折蘆花亂處處風摧稻穗低據二詩語林亭當  
在太湖西與靈巖直不在吳江境內莫公收入邑志應  
為范志所惑耳又郡志載白居易褚家林亭五律一首  
考長慶集白詩作于居洛時題本諸家林亭與吳中絕  
無干改作褚既誤入吳江尤誤當急正之

王荆公顧林亭詩云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  
舊物歲晚空扶疎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

德千秋想其餘此荆公次韻唐彥謙華亭十詠之一也  
莫公收入吳江志題作顧野王讀書堆而以顧林亭為  
人名大謬今考吳江北門外有地曰顧墟乃野王故宅  
相傳著玉篇于此即今顧公廟基是也讀書堆當亦在  
其地嘉興志載府城東七里有讀書堆俗名顧節墩顧  
野王讀書處按六朝時嘉興本屬吳郡地或野王有別  
業在焉亦未可知一統志遂以野王為海鹽人則誤矣  
其顧亭林自在松江府城東三十五里蓋松江亦六朝

時吳郡地野王常居此修輿地志元人牟嘏寶雲寺顧  
公祠記可考也荆公詩自應入松江府志中與吳江無  
涉

書袁杞山事

袁杞山者了凡先生之高祖也居嘉善之桃莊為人豪  
俠好義當建文皇帝初姚公善守蘇州與講易契合薦  
之王公叔英遊金陵諸公卿間靖難師渡江人有獻叔  
英著作者得所交遊遂列名黨籍時黃公子澄密謀匡

復恒往來杞山家蘇州衛許指揮獲子澄于其友楊任  
卧所杞山遂出亡行至吳江北門作絕命詞一首行吟  
數四自投于水居民吳貴三援而出之詢得其狀願破  
家相容以告弟貴五貴五曰何論破家雖殺身可也因  
留之家三月吳兄弟業銀工其師乃江西分宜人郭美  
與子澄同邑美言黃公死遺一子在其鄉今冒田姓杞  
山驚喜即謀諸吳隨郭而西果得之民間泣告曰此豈  
汝安居地耶遂攜之奔湖廣之咸寧與同居處永樂十



一年正月得旨宥齊黃親屬杞山始別之而歸隱吳江  
為童子師逾年生子顥顥贅于蘆墟徐孟彰氏遂籍吳  
江顥遵父戒不就試有司種藥圃自給痛建文寬仁失  
國太祖實錄多從刪改乃私述主德篇傳之後人焉

本表

氏家傳

余按表忠錄云子澄一子易姓名為田經家湖廣

之歲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此可與杞山事相  
証子澄文集則無傳矣子澄又有後人及墓在崑山蓋  
郡守姚公善與子澄倡義勤王潛以其子玉補籍崑山

更名彥修為里正子澄死彥修夜負骸骨藏焦山洪熙

改元葬馬鞍山陽見劉璉所撰墓誌

誌石見于萬曆初  
因其後黃熊與人

爭冢地忽雷轟地中  
而石出人咸驚異焉

### 書史仲彬事

當洪武御極懲貪甚嚴吳江稅戶史仲彬應詔與諸少年縛貪縱官吏六人見上于奉天門條其實六人具伏付法司論死一邑快之上賜酒饌予鈔給驛舟還家洪熙改元詔天下有戶絕而田蕪者除其額胥吏抑

勒不行仲彬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  
得減稅若干石仲彬行事其見于吳文定公墓表者如  
此至萬歷末年其九世孫某刻致身錄云仲彬為建  
文帝侍書建文遜位屢至其家曾孫鑑其所賜名也仲  
彬與補鍋匠衣葛翁雪菴和尚等二十二人相約從亡  
間關萬里言甚鑿鑿陳徵君繼儒錢閣學龍錫喬司馬拱璧諸  
公皆作序表章自為可信或乃援吳文定墓表駁之列  
為十條以為其事皆屬子虛亡是乃後人偽撰以觀郵

也此論出而致身錄幾不行然吾邑二百年以來父老相傳謂建文嘗居史氏今所遺水月觀匾額是建文篆書其說必有自來非可鑿空為之者或謂建文既出必深潛遠引不當近伏畿甸是不然方金川失守之時遺臣多亡命三吳密謀舉義事雖不成建文深得人心其間豈無悲感故君陰相翼衛者况仲彬為人素仗氣任俠魚服暫留然後為冥飛寥廓之計此亦事理之所宜有即爾時法網嚴峻然吾邑如楊任之匿黃子澄吳貴

三之庇袁杞山率破千金湛七族而不顧安得謂仲彬  
之必非其人乎特錄中所云神樂觀環坐與往來滇南  
等語則出後裔之緣飾傳會未可據為實然耳夫建文  
遜國本末實錄未有明文諸臣從亡不過得之野老之  
傳聞裨編之筆錄其間影響失實者固多矣仲彬之事  
其過信之者既比之介推割股弘演納肝而力駁之者  
直以為子虛亡是譎張為幻而已皆非古人疑則傳疑  
之意也致身錄又云明古嘗修吳江志過吳江詩二首

詞一首建文作也垂虹亭寄綺川張南村二詩仲彬作也列藝文志不書名莫公旦采明古稿成書俱刻作無名氏夫明古修志見楊南峰紀談是誠有之但云建文詩則大妄建文出亡文皇遣使物色未嘗少忘即來史氏亦必埋光鏹影踪跡惟恐人知豈有施施然題詩寫興如騷人墨客之所為者乎吾學編所載遜國後三詩識者謂為贋作又載新月金陵二詩見楊鐵崖集然則建文詩章流播率好事者為之若此之傳會不尤章

章乎仲彬能詩是未可知然明古生成弘間何必諱其  
曾祖之詩而不書名且莫氏與張氏居最邇世有交分  
豈不知仲彬作而必代為之諱乎今張氏裔孫據錄中  
語刻于家集余恐後世不考而為所惑也并辨及之以  
論來者

史槩大政記云建文遜位大約自吳江史氏轉入義  
門鄭氏由楚蜀至滇依西平侯今武定府龍隱堂在  
獅山之巔孤峯入雲兩石相抱中容數人建文曾隱  
於此遺詩一章庶幾近之惜其詩不傳決非今刻之  
三律也其說與  
余頗合并識之

書盛公斯徵事

盛公斯徵

應期

御醫啟東

寅

之四世孫也嘉靖中河決徐

沛卽家起公為總河侍郎議開新河起昭陽湖以東延

袤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人時方冬月督責過嚴言

者劾以非時興役遂錫杖歸然其所開新河後朱公衡

繼之卒循其遺跡運道至今蒙利焉實錄稱公饒膽智

遇事敢為洵近代名臣也其總督兩廣也破歸善賊李

文積及思恩土酋劉召召赴火死時田州土酋岑猛驕



恣不法公謂猛怙惡非勦之不可方條上用兵方略旋  
轉工部提督易州山厰蓋鎮守中官惡其嚴覈兵籍冒  
濫潛入讒間于朝調之去官實奪其事權也近刻法傳  
錄者謂公脅岑猛重賄猛出不遜語公怒遂疏猛反狀  
請討之未報而去盛公剛直天挺豈容有索賂夷酋之  
事耶雜紀惑人不可不辨

書王公可大事

王公可大

有功

中丞思德

哲

之從曾孫也由遂昌令擢西

臺萬厯庚寅巡視陝西茶馬值嗣順義王舍呼根與衛  
拉特部和爾齊擾邊茶使不敢渡河公遍巡洮岷河湟招  
番中馬十倍時經畧尚書鄭洛擁七鎮十萬師挾虜為  
重順義東歸渝盟公劾洛欺蔽狀因陳九邊利害甚晰  
洛遂坐罷本鄒忠介公撰傳公直諫名臣功在國本立朝丰稜  
首著于此乃近人華亭范彤弘撰蕃族志又言經畧鄭  
洛與甘肅巡撫田樂先後有功西陲洛招蕃部五萬餘  
而和爾齊西遁樂築邊堡于莊浪鎮蕃間扼蒙古不得

穿塞出入而永邵卜北走據此言之洛亦不為無功而  
當時臺省劾其不能生擒和爾齊縱舍呼根去為選悞  
畏縮豈功罪各相半歟抑求之者太過歟蓋邊臣任事  
之難如此

書閣學周公事

周公文岸

道登

以選貢入北雍受知李文清公

廷機

得入詞

館天啓辛酉春公為禮部侍郎署部事時值大婚公受  
命選三宮有戚畹鄭氏女入籍中公見一筆抹之人服

其持正時黨人之戰方酣公介立一無所徇李可灼進紅九大宗伯孫公議當加首輔以弒君之誅公獨不附其說且曰果律以春秋之義某與諸公同在朝亦當引罪及居政府依傍東林者遂極口排詆不久去位然公言實為平論後世必有能辨之者余聞之友曰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援春秋則迂矣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決處死王金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

和御藥不如法之例當之可也當國之臣則有穆宗貶  
皇甫鏞之法在不此之求而遠求春秋書許止之義效  
西漢之斷獄此不精于經義之過也余之友亦東林黨  
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則公之不附孫宗伯可不謂宰相  
之識哉

書趙公蹇卿事

趙公蹇卿

士諤

按察栗夫

寬

之從曾孫令會稽甚有循卓

聲除兵部主事調吏部丙辰以掌察入都舟泊金閶守

令皆謁送獨崑山令某不至時令以偽刻誣鄉紳周侍  
御致周逮問下詔獄頗滋物議及公抵都令乃遣役以  
厚儀來餽公呼役峻責立却之又覆撫軍勘疏謂周某  
著書並未及宮禁而令圖庇所私偽書傾陷應降級調  
雜流周始得免方周之下獄也歛見壁後漆人象索大  
駭得疾神廟時凡事寢格詔獄未結  
者人死獄吏漆其身候結及刑部覆釋得旨  
已没于園扉矣後崇禎時令起官累遷至順天開府以  
失機下詔獄方入獄歛見周在側大駭因忽忽不樂是

時思陵用法嚴令自度不免遂雉經于獄得旨領埋  
家人以帛裹屍于獄垣上出之天道好還如此都人喧  
傳其事公之孫瀚語余云

書張烈婦事

烈婦陳氏出吳江泮溪士族張士柏之妻也年少而寡  
伯與奴迫之嫁張五扶持入船抵張室將強合焉陳氏  
堅拒不從踰夕走就其父鳴諸縣章令日炆主先入言  
斷婚于張且不堪其忿詈置之獄及出乃之松江控告

直指路公振飛隨自刎公庭而死一時縉紳名士如許

司諫

譽

姚宮詹

希

陳孝廉

子

黃文學

淳

輩翕然褒其義

烈直指撫實以聞俾令俸五月邑紳沈桐岡

正

倡議迎

其喪與士柏合葬支斨方陳氏之死也議者謂何不死

于偁嫁登舟之時乃擱馬入張五之室且淹留至信宿

也余謂爾時伯氏既主婚媾媒妁輩從而挾持之一弱

女子安能拒乎不能拒而牽率以行張五未嘗委禽陳

氏未嘗入寢也何名夫婦章令讞語定情三夕特據媒



氏之口不太鹵莽已乎或者又云當議婚時陳氏業已  
心許及詣張見乃人傭知為伯氏所給也遂大怒詈決  
去之余謂若果有此情亦當從容別議坐強合者以罪  
不當因其信宿之留而遂誣以衾禡之事若然則古之  
忠臣烈士被執拘留多有引分于歲月之後者豈得盡  
議其屈節耶章令素負名節吏治亦矯矯惜此事失于  
詳慎即百喙其奚辭焉雖然桐岡以章令暴終胥關歸  
之冥殛則又未必然桐岡本銜章令僉點重役借以發

其私忿雲間許司諫又以章與溫沈二相公同郡且溫主考甲戌所首取士也竟號于衆而醜詆之章固不幸遭此冤對人之多言其亦可畏也哉

跋王貞媛傳後

余嘗讀周禮地官媒氏有遷葬嫁殤之禁遷葬謂以死而求婦嫁殤謂以死而求夫嗚呼別嫌之義若是其嚴哉後世有未嫁之女輒奔其所字之喪持服盡哀沒與同穴執禮者非之震川先生所云女子無以身許人之

道其論誠正乃余讀鄘風柏舟之詩又不敢信為然也  
鄘柏舟共姜自誓而作序云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然則  
共姜固未嫁女也詩云鬢彼兩髦寔維我儀兩髦者分  
髮作兩髻子事父母之飾齊風甫田總角夙兮毛傳謂  
總角為聚兩髦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云早死共姜  
在室父母欲別嫁之亦人情也共姜以死自誓尤女子  
所難故夫子首錄焉推首錄柏舟之指則未嫁守義固

聖人之所許矣又禮婦人從夫為諡共姜從共伯諡曰共則知其姜蓋亡于衛其亡也當與共伯同葬矣夫嫁殤之事禮方禁之而詩顧子之周孔二聖何若是異乎曰禮以正為坊者也詩因情立教者也待年之女雖未成夫婦然父母既許字之則女亦以心許之矣以心許之而復因變改易中誠有所未安故寧荼苦終身誓無他適此於情不可謂不正也夫男女嫌疑之際聖人立制不得不嚴而守貞遂志之行聖人又未嘗不深嘉之

以為寡廉鮮恥之砥石權衡二者之間斯可得其中矣  
王貞媛事世多引柏舟詩美之然此乃鄘柏舟非邶柏  
舟也邶柏舟作于仁人不遇劉向列女傳以為衛宣公  
夫人此蓋因共姜事而誤者也不可不辨若貞媛之奇  
節槿恭礎日諸公傳贊已備矣何待余言

愚菴小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愚菴小集卷十五

吳江朱鶴齡撰

傳

松陵名宦人物余別有文獻全書其承用前賢者此皆不錄

安丘李公傳

以下名宦

李公遷梧字茂陽山東安丘人舉嘉靖己未進士授吳江知縣邑自倭難之後瘡痍未復公至務興民休息諸故遺科條一切罷去小民有所陳訴就道旁片語立決

之歲暮縱遣囚徒及春而來歸如約其德意為人所信  
如此明年庚申江南大水邑尤甚城隍半崩道殣相望  
公宵旦焦勞捐俸設糜存活無算撫軍某公業奏請蠲  
稅大司農以格執不允蠲先所遣曹郎在吳勾校如故  
公嘆曰國賦出于民間今百姓畢力溝塍以障水猶恐  
不給况忍驅之鬻妻子供箕斂耶于是悉停諸催科惟  
以招撫流移築修圍岸為急務或上官譴責符攝里胥  
即屏去冠帶攜囚服以往御史黃公某適巡倉至聞而



賢之表其事為七邑最公乃出視事曰吾民得無有不  
安故業者乎俗故喜訟豪猾得無有蠹吾民者乎巡行  
勞來刁黠生事者輒法之民賴少甦壬戌四月邑民不  
戒于火延燒公堂公仰而籲天急徙獄囚移帑藏紋圖  
籍頃之類有神人緋衣者立庭中遽反風而火滅其月  
即議興復材取垂圮之庾力用鄉民之隙費責失火之  
家訟屈者罰鍰以繼之越百日告成閔敬過于舊公為  
治悃悞無華不設鈎筭不尚敲扑慈和豈弟本于至誠

即胥吏之叢蠹錢穀者亦不忍給之以私如草賓餼省

供億蠲貫馬減空役簽總計皆有實惠及民至于廉潔

之操皦然不滓與羅田張公

明道

相埒苞苴請謁一無入

焉治邑三載政成民和召入為

闕

後三十餘年

萬曆丁亥邑復大水江令

鍾廉

緩于踏荒反摘愬災者為

誑士民追思公賢乃設主城隍廟朝夕顙呼以相感動

劉公

時後

來令爰采衆論祀之于學宮

論曰李公治行不愧古循吏嘗聞諸耆舊云某御史行

部至吾邑供億不堪卧榻折足御史怒突入縣庭欲清  
覈庫藏及後堂見東壁一小牀葛帷已敝旁置二竹筥  
不設鎖鑰問何人敢居此則令之卧具行篋也乃深媿  
歎邑事一無所問而去又嘗與邑紳吳太守崑飲見以  
一銀船注酒酒滿則帆張意頗善之吳舉以為贈公受  
而日以供飲迨去任出境仍緘還之君子曰公之却銀  
鐙廉吏所能也若其始而直受想見其為人蓋坦易近  
情非皦皦以清鳴者噫此豈獨今人所難及也哉

周安期

永年

曰熊恭簡公生平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

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綵段或者疑之次年還朝  
召有司領貯庫始知公不欲以清病人也李公之事與  
熊公絕相類

富順劉公傳

劉公時俊字恒甫四川富順人舉萬曆戊戌進士自廬  
江桐城再調吳江公吏治精彊敏斷其大者在於清覈  
田糧均平賦役往時催科率以盈為辦猾胥陰比匿賦

良民致有十限三分之輸公先造烟門冊凡田畝貫址  
戶口令民占實以報備簡稽因洞悉田賦利病謂據戶  
部考成數應歲餘若干金遂以八限五分為準均之黠  
者無所閃匿凡督宿逋者必上下吏胥交媾而愚守與  
令各飽私腹公知其弊上臺檄下即併經承解之終任  
無擾漕卒獷悍橫索無厭公請於漕撫每百石加四石  
耆老槩庾人芑軍第持籌焉每廩設一門者按衛給籤  
驗入毋多一人浮圭合者扶以徇歲省米二萬石癸卯

冬議免謂軍與民爭皆因斛口起釁乃創為窄口斛使  
雖爭而不多役至北運最繁苦公所任咸得其宜上無  
逋欠而下有留餘且得以其間銖積黍粟為儲備焉邑  
塘當吳越孔道歲修圯愈甚公捐俸及羨餘三千金築  
之勸富民宦室輸助曰義助免其役而助者曰役助質  
訟在官而輸者曰事助南自王江涇北至九里塘延袤  
七十八里皆新以巨石計費四萬餘金為邑永利功成  
而民不告勞公為治嚴而不苛其讞獄也請謁不行法

加威富無所避小事則多縱舍或以至情告即色動嘗  
作情說以導民厚焉案牘見婦人名即開釋至者戒伍  
伯離丈餘於風化尤重表章節孝敦訪耆英細民有一  
善輒聞上臺旌之每月望後一日角巾至學宮與師生  
質疑考學以為常吳俗好賽五方神歲必演劇月餘男  
女雜沓無賴子多乘之以導淫賈利公出見之杖其首  
投神像於太湖久之姦宄懾服盜賊亦遠竄屏跡捕役  
無以為餌乃引龍游大盜潛入城劫徽商質庫計挫其

威稜公夜半聞之立繫諸捕妻孥勒限三日全獲否則  
死果如期獲之嘉興驗質庫簿歸所失物在簿外者賞  
諸捕而宥之邑豪繆富以私憾銜張思德令大盜誣攀  
下郡獄陷以大辟思德家鳴冤富復行賄覬脫公請於  
按君親鞠之以計授所親某文學詞盜案於歛邑具得  
誣狀公乃責富輸二千金築塘當免死富不承遂斃之  
於獄時富賄山陰朱相國子太常某屬按君為解弛其  
獄既不行按君大恚欲疏劾之奪於公論乃已稅闈至



杭州所過邑令長跪公不為屈索供億又不應陰集諸  
生往來垂虹亭若將噪而逐之者闍懲往年葛誠事望  
見色沮遂去然銜之不已未幾檄郡云金閭失上供幾  
萬計盜隨首某某劫某某窩凡五十三人皆吳江巨室  
公曰巨室邑所恃為命也彼計行邑空矣毋雞引雛遇  
鷄猶鬪况為民父母乎乃謁郡守朱公變元曰此詐耳某  
請以身當之遂攝衙胥及弓手得二三百人縛闍使訊  
之曰據而檄事已經年今始發何也且而闍時在徐州

道上乃來吳耶閣使懼伏誣具論如律閣見爰書語塞  
卒無以加公之獮大猾折大姦不懃不竦古之所謂神  
君健吏不是過也在任五年治效異等擢南京兵科給  
事中累官太僕寺少卿奢酋發難為川東贊畫被論鐫  
職後復原官

論曰昔人稱吏道清慎勤而已吾邑賦重難甦吏詭難  
剔非濟之以威明不可劉公發姦摘伏洞照若神錯節  
盤根恢乎遊刃故凡所興革至今利焉沈子勺先生璣

稱其明析秋毫力舉千鈞卓絕之才百年未有誠定論  
云

同安葉公傳

葉公翼雲字敬甫福建同安人舉崇禎庚辰進士授吳  
江知縣先是吳中旱蝗穀涌貴姦民聚衆攻剽脅富室  
傾困給之名曰打米攝篆者不能禁撫軍黃公希憲誅其

魁亂稍止迨明年春夏間餘風未殄公莅任得其狀曰  
勸分荒政也脅之自下是訓亂也莫若操其權在上乃

先下令富室減分平糶復委紳士之賢者稽戶口筦出  
納捐俸設糜以賑之密捕先年倡亂者悉寘之法四境  
帖然辛巳繼以大旱蝗米石至四兩公齋宿露禱屏去  
輿蓋每日謁龍王祠去城約十里幅巾徒步往來行烈  
日中間數武一擊額民感其誠無思亂者及漕兌時調  
停米麥之輸食息水次輯和弁卒國賦足額而民不大  
疲南糧軍儲恤孤諸利向盡歸豪家按君祁公彪嘗疏  
陳其弊嚴禁之已而營丐者復熾公力請兩臺計畝均

派勒石杜爭通邑利焉白糧解戶久為蠹數厲民每名  
費及千金公條便宜上撫軍黃公具題易為官運復有  
議造船者公曰本欲安富是又困之也乃酌取助役銀  
以資運官殷戶始釋重累當是時流賊躡廬鳳金陵宛  
陵俱騷動邑處浙直之衝欲先事密防費無從出適存  
空役銀六萬兩撫軍將移佐江防公爭之曰幕府所須  
當檄支各郡何獨括吳江請以本邑額外之征即留衛  
本邑議上得允由是蠲其半以甦民半則用以修城隍

團保甲練民兵人有固志其修城也舍胥徒而任里耆  
給實值而免賠累故畚鍤易以竣工其團甲也委紳衿  
以聯其人民隨鄉城以察其姦慝故盜賊不至竊發其  
練兵也謂隸役仰食官府保戶取資里閭乃因其類而  
什伍之教以技而臨閱之故無募兵之害與養兵之費  
而武備一時修飭甲申夏北都變聞不軌者洶洶思逞  
公以邑治孤懸四面環水舊設官兵四百名駐平望離  
城四十里而遙緩急不相應乃檄平望守備梅亮移屯

城外為防禦計公又每夕微行密詢姦民聲息得梅居  
六吳益九反謀狀立捕至屏人鞠之盡吐實又分捕同  
謀者併居六盆九共五人縊殺之陳尸于市一時無賴  
子弟皆股栗乃宥其餘黨諭使革心時鄰郡邑大盜颺  
發蜂起長吏莫敢誰何至新撫軍祁公行部始漸次撲  
滅獨吾邑晏然若不知有世變者公弭亂之力也公在  
任四年屢值災荒又加派預徵公私交困公隨宜調劑  
應變有方鋤梗剔姦迅如發矢至其寬和愷悌一本詳

慎而出之不厭煩瑣不辭勞瘁不懼豪強催賦則每示  
停緩斷獄則務持平衡受言則兼採寒賤故能上下交  
信吏戢而民安之祁公薦三吳治行第一時弘光改元  
朝政稠濁僅例擢工部主事未抵部任內有逋賦為司  
計者所覈士民相勸曰奈何以此累賢父母乎爭先樂  
輸旬日而畢公里居數載閩事大壞乘陴守禦竟死于  
兵至今父老談及公吏事輒流涕云

論曰余嘗與公對談樽俎蓋温温恭人也其清操惠政



則循良有司也至其翦薙亂萌聲色不動則又督撫大臣之才也惜乎運遘陽九無以大展猷為猶得衣冠殉難以死公真無愧古名臣矣余友浦子近過公里知其盾子貧窶不能表章先人又閩疆死事時所諱述余恐其久而泯泯也為博詢事實譔次而傳之

杜靜臺先生傳

以下  
人物

先生諱偉字道升少育于沈給諫仲子嘉謨家從其姓後乃歸宗先生幼而至性過人王母目矐以舌舐之竟

復其明七歲喪母每哀啼父為之感泣先生乃更破涕  
為懼父疑之陰察枕席皆斑斑淚痕也讀書沈氏塾中  
有神童稱嘉謨竒其穎悟廟見而子之弱歲名籍甚試  
輒冠軍嘉靖壬子舉于鄉所制經義為世宗尚自王文  
恪四家而下即屈指及焉屢困公車篤志聖賢之學與  
唐公荆川順之唐公一菴樞許公敬菴孚耿公楚侗定講  
明濂洛淵源其學以主靜為宗驗之行履動止皆有繩  
度海內從學者數百人江右羅文恭公洪欽其名延之

教子弟先生因與文恭靜坐石蓮洞天數月學益進嘗  
過鄱陽湖巨盜脅之以刃端坐不懾盜異之發其篋得  
刺曰此江南小聖人耶羅拜而去其名行為人所重如  
此先生銜沈氏恩思報稱時嘉謨子位成進士官翰林  
未幾死漕卒之難家政旁落先生白備兵使者蔡公熙國  
置佻奴于法為經紀其家家復振位從子琦琬珣少皆  
有穎質先生痛其失怙躬督課之卒皆成進士沈氏子  
姓至今歸義焉萬曆庚辰復上春官不第乃謁選得南

陽府推官聽斷平允釋要囚十餘人唐藩左右不法者悉捕而麗之辟暇則引諸生與之談說經義行部開封汝寧有進例金者立却之署篆內鄉新野二邑課農桑行鄉約不事捶楚專務以德化民奸宄革心獄訟衰止考績為中州最應擢臺省當事欲為度數年先生曰某豈欺君父以市美官者耶不可稍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推稅荆關荆故脂膏地先生為文矢江神不以一錢潤私橐盡弛商人法外徵瀕江沙市十里泥濘沒鼯先生

捐俸築石堰植以榆行旅便之及期稅課不及額遂引疾歸商民多卧轅下道輒不前所攜惟圖書數十卷而已舟中見兩木桶叱其家人曰此非荊州物耶立投之江會言者劾先生不赴部考覈為非制下工部覆具言荊廠竹木自四川建昌諸路浮江而下而彼地連歲用兵兼之採辦大木商賈少至以故稅額減于前實無贓私可摘請特免考覈詔許之先生既歸鍵戶養痾終日默坐竟至貧困不給以癸巳十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

清操粹德一代儒宗生平惇篤踐履暗室不欺遊文恭諸公間絕不標榜道學以為名高傳稱躬行君子庶幾無愧焉所著學聚錄正學編靜坐訣尚書筆記四書筆記等行于世學者稱為靜臺先生

論曰先朝自嘉靖季年講學之家多有陽宗伊洛陰襲竺乾者先生之主靜固理學正傳也歷宦所至皆有慈惠及人推闡清烈尤著孰謂儒者無益于用哉

李臨川先生樂曰嘗見靜臺先生住京師崇國寺中朝

暮靜坐每月朔望必書至聖先師孔子之位侍坐移時  
方課學業弟子問故先生曰可為求放心一助先生嘗  
顏其書齋云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瑞安令周公傳

公諱大章字章之沈雄慷慨饒文武大略嘉靖壬子舉  
應天鄉試癸丑下第歸值倭夷蹂躪轉略近地士民爭  
竄伏墟莽公獨奮曰此志士保鄉井建功名之會也去  
將安之乃糾合義勇數百人教練之裨首袴褶部署指

揮儼然嗷嗷老将也以邑城庠薄難守倡義增築與憲

副沈公

啓

董其役不旬日畢工又以平望夾浦為南北

要害地乃進議于邑令楊公

正

設兵駐守日治戈船募

驍銳賊至則據險邀擊之時總制胡公

宗憲

建閘浙東公

參贊幕府謀畫委督水師親冒矢石出沒波濤浩淼中

屢勝之于青陽港錢田石湖唐家湖鷺脰湖太湖諸處

首尾三年斬馘過當賊平督撫楊公總制胡公上其功

次于朝授備兵使者職銜公以親老力辭乃官其子宗



仁為蘇州衛正千戶子孫世襲公屢上春官不第署餘  
姚教諭隆慶初授瑞安知縣縣瀕大海先中倭患最烈  
至是復大旱公航海禱於龍堂俄有甘霖之應又力請  
兩臺免徵加派織造銀民甚德焉瑞安地臨險阻公建  
議海安瑞安沙園三所合操躬臨訓練全郡倚為屏障  
竟卒於官年六十有三公工古文辭才筆雄健在瑞安  
有上趙撫軍便宜劄子正大剴切不減陸敬輿門下士  
成名者甚衆顧公大典吳公邦楨皆舉甲科識姚江邵

公陞於司訓時期為偉器後果以詞林改御史按吳人服其鑑云所著有文藝集禦倭武畧行於世

論曰方倭患孔棘東南半壁動搖徵調幾半天下吾邑為浙直要衝非公勦力行間控扼南北兵禍未易弭也况身無封疆之責獨出死力以捍衛維桑其功顧不偉歟邑令楊侯贈言稱其才與誠合信夫

贈尚寶少卿袁公傳

公諱黃字坤儀曾祖顯祖祥父仁代有著述不仕仁更

能詩書法趙松雪公少失怙苦學善屬文祖贅嘉善父  
氏因補其邑諸生名藉藉起歲大侵嘉善許令問消弭  
之策公引洪範五行及管輅邵雍語以對令異之遂闢  
書院令高才生受經隆慶丁卯選貢入南雍舉庚午鄉  
試負笈者雲集指授文規往往得雋去萬厯丙戌始成  
進士時年五十三矣公學通古今談時務鑿鑿甫釋褐  
奉總憲劄與常熟宮坊趙公用賢共議清覈蘇松錢糧  
公上賦役議一曰分賦役以免混派二曰清加派以絕

影射三曰修實政以省兵餉四曰查派剩以杜加賦五  
曰免協濟以恤窮民又清減額外加徵米銀十餘條豪  
猾以不便已率為浮言眩當事沮格不行識者歎焉戊  
子謁選得寶坻知縣邑賦畝二分有奇諸役編派反倍  
之車運皇木役最疲公建議請乘漕艘未集由會通河  
運入而移皇木廠于三賢祠北使濱水受木且去京密  
邇取給便當事為奏之報可因盡革重夫重馬採石及  
箭手諸役省派里甲銀兩正賦而外毫無擾焉內臣開

厥督貢銀魚為民厲公上書閣臣謂魚自海抵邑又自  
邑抵京道紆鮮易敗請由海濱馳至京應上供閣臣允  
之自是中貴罕至者潞藩之國鄰邑率賦多金為公費  
水淺舟膠留頓則費逾廣公令囊沙壅下流水滿舟易  
達及舟將至則啟沙囊更壅其下不移日越境邑地窪  
下比歲大潦公浚治三岔河築堤捍之海水時溢入為  
患令海岸多植柳高數尺潮退沙遇柳輒淤漸成堤因  
于堤內治溝塍課耕種曠土大闢是時薊鎮主客兵不

滿十二萬而年例銀及屯田民運諸項計且至一百五十萬撫軍以公曉暢邊事檄令酌議乃列十事以獻曰  
草養軍之虛費曰汰臺兵之冗員曰謹撫賞之機宜曰  
定市馬之良法曰復舊耕之額田曰廣山林之種植曰  
興險阻之水利曰增將領之供給曰置輕車之便利曰  
覈器械之冒濫又兵備王令議防海事宜及軍民利病  
公各列八款上之語皆石畫壬辰以大中丞蹇達薦特  
召為兵部職方司主事適倭躡朝鮮朝廷大舉東征甫

到部經畧薊遼宋應昌疏請贊畫軍前兼督朝鮮兵政  
冬月浮海渡鴨綠江調護諸將拊循三軍提督李如松  
大捷平壤部下多割死級報功公馳諭禁之如松不悅  
自引遼兵而東委守平壤不畀一卒清正兵來襲公遣  
麾下及朝鮮兵三千邀擊之于南山觀音洞殺數十人  
擒其將葉實如松驕而貪輕騎獨進經碧蹄館為倭所  
乘軍大衄退守開城據東征二士錄大司馬石星意遂主  
款應昌入沈惟敬之言支吾封貢公亦以將驕兵罷浪

戰非策上書本兵言之未幾竟中拾遺疏劾為令時縱  
民逋賦草職歸田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四天啟改元大

冢宰趙公

南星

追敘東征功得贈尚寶司少卿生平著書

甚富多散佚今惟兩行齋集歷法新書羣書備考梓行  
子儼天啟乙丑進士官高要令卒公博學尚竒凡河圖  
洛書象緯律呂水利河渠韜鈴賦役屯田馬政以及太  
乙竒門六壬岐黃勾股堪輿星命之學莫不洞悉原委  
雅以經濟自負未第時嘗受兵法于終南山中劉隱士



又嘗服黃冠獨行塞外者經年九邊形勝山川營堡歷  
歷能道之其贊理東征也訪求奇士得馮仲纓金相置  
幕下倭酋清正者故薩磨君之弟闕白雖篡心畏之使  
嬖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為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趣  
鴨綠江時如松敗保開城而經畧駐定州前後皆阻倭  
計無所出仲纓與相言于公曰清正輕行長而貳于闕  
白可撼而間也公乃遣入清正營說使釋所虜王子陪  
臣退兵決封貢清正果如命即日自王京解兵東歸

據東

征二 先是公言歲星厯尾尾為遼分野朝鮮屬焉今色

不青而白此兵徵然朝鮮得歲而倭伐之倭將有內變  
朝鮮必復國迨後倭撤兵歸關白死卒如其言云

論曰公自言生平得力靜坐然其學流入禪玄好為三  
教合一之說其以兩行名集亦取老氏有無雙行之旨  
故與管公東溟深契而說書義解多與儒先牴牾然其  
砭訛發覆則俗學所未有也語云通天地人之謂儒公  
雖未為醇儒也獨不得謂之通儒乎

李廓菴先生

世達

曰公初為張文忠公

居正

客文忠議正樂

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不應使  
公視之曰候氣之室宜擇閒曠地今瓦礫叢積則地氣  
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牆宜入地三尺二重木室入地  
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僅可固  
地上之氣不可固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室三重各啟門  
為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所以反覆而  
固氣也今皆以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有

自然之理今所截衆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之午常偏于丙二分有半今日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于午二分有半冬至候黃鍾之管宜埋壬子之中位一而已豈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文忠如公言擇地天壇之南隅飛灰果應文忠欲屬公以正樂之事公請先正厯法語不合遂謝去公嘗受厯于長洲陳瓌其法本回回厯以監法會通之更定律元糾正五緯最為詳密號厯法

新書

太僕卿吳公傳

公諱默字言箴資性沈敏少從塾師受章句時有問難  
塾師不能答長與兄之勇讀書講析經疑恒至達曙強  
學矯志文行蘄然嘗受學于王公龍溪稱高第弟子壬  
午舉應天鄉試壬辰會試第一人闡義皆匠心獨造至  
今經生家稟為程式授兵部主事以艱歸己亥補禮部  
歷其曹癸卯遷尚寶司丞進少卿公立朝建議挺挺不  
撓時目為吳鐵漢嘉靖中大學士呂阿分宜意疏請

考察京朝官罷黜大臣之賢者葛守禮等十五人科道  
李幼滋等三十八人而留用吳鵬許論趙文華董闕鄔  
懋卿楊順輩附勢作威沒諡文安公為祠祭郎議奪其  
諡事雖不行君子避之漕撫李三才家在畿南不乏與  
援本具縱橫權譎之才又好以苞苴筐篚結納士大夫  
公過淮三才有加禮公一見知非正類入朝即上書首  
斥其貪橫由是直聲震天下未幾謝病歸改通政司叅  
議歷左通政乙卯進太僕寺卿公立朝最淺遷除皆不

赴職然時論高之每會推必首及云崇禎丁丑卒年八十有七公為人清剛守正不可干以私在禮曹日梁溪某公子餽以珍寶直千金求疏敘其父某官廕公謝曰彼當得廕具疏吾職也何賂為其人又固以請卒却之邑令劉公時俊吏治為三吳最以漕卒鼓噪為漕撫所劾杜門求罷公方官尚寶素知劉令賢為白于河南道御史御史出彈事示之公曰為百姓受過此令所以賢也復為訟言于朝大冢宰孫瑋竟用公議僅奪俸二月而

已公家居同里劉令雅重其行義恒挈小舟從一奚童  
詣候問政事得失與邑中利弊公條悉以告由是劉令  
治日益有聲而公所款留惟脫粟飯爛蒸一瓠劉令以  
是益重之邑有富室某坐殺人抵罪繫獄久矣劉令覆  
案已得寃狀語之曰若得吳公書來即釋汝某令其子  
具橐中金三千為壽公據實白劉令平反之而不名一  
錢也崇禎改元逆璫初敗其黨猶尸權霍維華舊令吳  
江素嚴事公者也言于衆曰吾將起吳公佐銓公聞之



艱然曰霍若浼我必當逃之深山其疾惡如此晚年徙  
家郡城中丞直指監司守令之屬無日不造請其門凡  
民間疾苦吏事頗僻賦役之失當豪家之暴橫胥吏之  
作奸莫不具為當事者言之當事率奉行恐後吳中巨  
姓搖手相戒莫敢為非當是時縉紳若文公震姚公孟希  
徐公沂孝廉若張公世楊公偉輩皆以文章氣節主持  
清議公恒執其魁柄云自公歿後文姚張三公相繼云  
亡徐公揚公又皆殉節死而吳風靡靡鮮有激濁揚清

振厲一時者矣

論曰吳公嚴氣正性蓋李元禮范孟博一流人也元禮孟博橫罹鈎黨之禍而吳公優游林泉以耄耄終亦云幸已公雖不附東林東林恒倚為宗墉淮撫之敗公抗章首攻之然東林諸公不能非也公既歿裔孫衰落不振邑人欲列祀賢祠直指周不果行嗚呼世之所謂賢祠曾何足重吳公即公亦豈待以賢祠重也哉

贈指揮同知趙公傳

公諱廕字任卿中丞士諤從子以武舉為金山營把總  
被劾革職崇禎九年流賊東寇大躡安廬撫軍張公

國維

檄為守備屯太湖縣十年二月賊來犯公提兵禦之至  
雞飛灘遇賊三百餘騎擊却之追奔抵通湖賊以百騎  
來山前挑戰公據山為營遣千總楊國鎮等以銳卒二  
百赴之射殺賊渠數人而賊潛從山後以千騎襲公營  
公力拒之手刃十餘賊以衆寡不敵被執脅降不屈遂  
遇害自賊犯南畿賴壽六安霍山諸州縣多被禍撫軍

雖督兵在行間聞金鼓輒色戰諸將士猝遇賊率首鼠竄無敢發一矢相向者公獨驅馳赴難摧鋒搏賊身被數創以死其麾下李池等亦皆格鬪死事聞贈指揮同知子孫世襲總旗安慶人為立祠堂祀焉

史弱翁

立

曰任卿少孤貧家世業儒獨好武為童子時

戲取村中羊學騎自試削白竹為弩矢射籬邊雀嘗為笑樂州里咸謂之癡及年過四十仗節死義聞者莫不壯之

贈翰林院待詔孝介朱公傳

公諱陞宣字德升父燾自同里徙郡城遂為吳縣諸生  
萬曆壬子舉于鄉時父年已高公闔門奉養絕跡州府  
嘗言士君子當以不貪為寶能安貧則能不貪甘食美  
服高閣邃宇變童豔姬皆敗檢隳名之具所謂誘人之  
穽也故登賢書二十年未嘗以竿牘通守令家益貧布  
衣糲食泊如也惟奉親則滫瀡裘葛無不瞻具侍養庭  
闈終身不見疾言遽色母季氏先亡父益老病幾殆公

晝夜侍寢辦護湯劑唾壺虎子之屬必手承而進之戊辰當上春官以父疾不赴居二親喪不入內不茹葷者六年竟以哀毀成疾而卒年五十有六公先與忠介周

公順

同業後又同舉氣誼甚篤皆以倫紀為己任天啓

時魏璫煽虐緹騎逮忠介親朋皆走匿獨公經紀其家

事又周旋檻車追送之人服其義焉大中丞張公國維歎

為真孝廉以銀幣榜額命長吳二邑令往旌之公竟不

上謁也沒後宮詹姚公希孟采邦人之議私謚之曰孝介

先生崇禎丁丑按君祁公彪以公與同邑張公墓崑山

歸公子三人行義同表于朝詔俱贈翰林院待詔蓋異

數云公門下士多通顯以文章命世其最著者文靖徐

公沂卒殉國難稱名臣子鎰少有雋才亂後卒

論曰孝介與異度張公同里閔同鄉舉名行亦復相次

吳人所稱二孝廉也張公清流嘯夫文藻斐然而淳心

質行則孝介為不可及矣

莊母沈孺人傳

余內戚計浣翁自茗中回手其徒莊雷勅所撰母孺人行狀請為傳余以病未之許雷勅又以長箋來請益力誼不克辭謹按狀孺人姓沈氏沈為烏程世家刑科給事中諱士茂之女也孺人生而孤其生母呂以斷鼻矢節孺人少嫻母訓年十八歸同邑太學生莊之琳為繼室莊亦望族之琳父諱日宣舉萬曆甲午鄉試歷官廣西按察司副使按副以廉吏稱於時太學性又好施予輕財重禮義以故家日削孺人時捐奩資去膏澤以給



高堂甘旨嫻黨稱其賢及連居舅姑之感哀毀備至甫  
終喪而太學疾不起孺人稱未亡人年止二十二雷勅  
方二歲耳孺人內撫孀孤外持門戶瞻生則辛勤絰織  
卜兆則匍匐瘞埋即衛共姜陶嬰母之苦節不是過也  
提藐孤而育之訓之丙夜篝燈督以誦讀覬望成立血  
淚幾枯即歐陽太夫人之嚴教不是過也捋荼蓄祖恩  
勤嚮閔者二十餘年迨雷勅授室始能課生徒養母嫻  
黨方為孺人慶謂可食報於子而孺人遽謝世得年僅

周甲子雷勅於讀禮之餘潛心力學至服闋試秀水邑  
文衡拔取前茅果如孺人所望惜乎未及見也然貞操  
淑行不愧姬姜可持此以下報太學君於九原矣憶當  
潯溪寇發時里人咸奔竄孺人獨守孤閉門曰難作即  
死此耳去將安之卒獲免嗚呼吾以此歎孺人之貞而  
且達也易之訟曰復即命詩之羔裘曰舍命不渝而大  
無信也不知命也則螭螬刺之人事夷險莫不有命焉  
主於冥冥紛紜避趨徒亂人意唐林唐尊之仕王莽華

歆之仕曹丕褚淵沈約之仕齊梁皆失於不知命徒為  
人詬厲即吾所見戈船搶攘中婦女之以奔亡而召辱  
者多矣用是知孺人之守戶也其履正也能全身也不  
謂之知命可乎余是以賢而著之

愚菴小集卷十五

附錄傳家質言

余資甚椎魯清羸骨立少時塾師授帖括藝頭泔泔欲  
睡及授古文辭輒豁然心開自知非科第中人也年十  
八勉就童子試學使者孫公拔冠軍嗣後以高等五試  
棘闈皆報罷遂有著書立名之志先君亦時購四部書  
助余游獵甲申春館金陵唐儀曹署聞莊烈皇帝變報  
乃泣然長號曰此何時也尚思以科第顯耶遂決志棄  
舉子業時年三十七矣嗚呼古人讀書有分年之法經

經緯史隨時漸進至三十而學成余也四十以前半荒棄於痰疾半汨沒於制科後此雖欲發憤精智已漸銷亡矣然則今之空疎頹落而無所成也曷足怪耶

人苟立志修名則謗議謠詠皆吾學問之助余以拳拳著述橫罹讒忌然過情之譽亦時有之清夜循省咎過山積惟疾惡如讐嗜古若渴不妄受一文不誑人一語

此四言稍可自信耳

時論以蓋屋李中孚餘姚黃太沖崑山顧寧人及余並稱海內四大

布衣余聞之

輒愧汗終日

迴思生平受人屈辱不少實皆自取爾已自取之于人  
何咎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輸心背面笑古人早已言  
之何況余耶三十年來頗知警戢今四方縉紳下交于  
余者多矣然未經左顧必不先往通謁來則未嘗不往  
報至于干澤之事尤未嘗濡足雖周親官郡邑不一至  
其庭焉非曰明高止祈遠辱

庚午辛未間復社盛典舟車之會幾徧海內每邑以一  
二人主其事招致才雋之士大集虎丘其中負盛名矜

節槩者固多而借此鑽營竿牘奔競科場亦實繁有徒至厯天子下詔嚴禁然終明之世不能絕也余時居同川與章子兩生皆不與後余受知邑侯亨宇唐師唐師薦於張天如先生先生欲得余一見然余卒不往也嗚呼交太廣則酬應繁名太高則造物忌語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由今觀之大社果非美事而余之不往亦不失為自立骨脊也

詩賦一道余本無所能惟少時讀離騷文選喪亂之餘



既廢帖義時藉以發其悲憫然資鈍學疎安能與當世  
之通才巨手鬪其伎倆耶况余賦性褊狹不喜多作妄  
作代人作恒自哂為詩中之狗後人品目不知置余何  
等也

杜樊川論文以意為主氣為輔詞采為兵衛然意有不  
同必衷之於理始無弊方正學先生云文本乎理行乎  
意而導乎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  
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揉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

則氣溢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數言足以盡文章之變余竊有志焉而力則未逮也

昔人云先秦無段落兩漢無排偶此實不然段落文章之次第也文無次第則頭訖混殺不成章法矣偶句乃文之鋪排點綴處鋪排點綴而氣行乎其間但須相文勢所宜耳若文勢須頓挫而以單辭隻句承之便瘠薄無力八大家集中誠無駢儷之句然吾於八大家特師其法耳文至今日豈可全廢修辭作枯木寒鴉之態理

本六經法宗八家而秦漢六朝諸史之菁華皆供我鎔鑄不更為文章家之巨觀乎

昌黎之論文曰紆餘為妍卓犖為傑今人多不解此二語卓犖者即文賦所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也紆餘者即子美所云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也文少波瀾便偏窄無餘地昔吾友語人以作文之法曰敘事外敘事議論外議論人知以議論敘事為文而不知敘事更有敘事議論更有議論此正紆餘與波瀾之說

也

文必學秦漢詩必學漢魏猶言治而必欲復井田封建也非秦漢之文不可學以學秦漢者究必歸於八家也崆峒圭峰學秦漢者也而所詣何如王濟之弇州于鱗亦學秦漢者也而所詣何如王道思歸熙甫此可以得其大都矣近時海內羣推芝麓芝麓之文長於論史陶練古今氣昌詞贍惜其行太通學太雜交太濫應太冗芝麓亦嘗向余感頌言之然而知古文之深者未有如

芝麓也

語云朋友者長善而救失者也余閉戶不妄交然友人  
中肯規余缺失者實少憶居先母喪時誤捶一悍僮董  
子誦孫作長牘規余至今感其意余所見前輩尚多此  
風因筆識之張太史天如居喪嘗過吾邑主沈文學某  
家時沈太學君張畜女優甚麗某設具於其宅邀往觀  
焉葉虞部仲韶君張之姊壻也時適在座忽抗手曰內  
弟欲出家姬使觴以先生在讀禮之日故不敢天如跂

踏久之不終宴而去天如又嘗吊孫孟朴之喪舟過鴛  
脰湖楊解元維斗亦至見有盛湖妓在席維斗曰挾妓  
弔喪禮乎天如遽麾之去嗚呼葉楊二公之交道可謂  
摯矣而太史之能受盡言今豈可得哉

余平生著述經學居多以朱子掇摭小序太過乃集諸  
家說疏通序義為毛詩古義闕卷以蔡氏釋書未精

撰尚書埤傳十五卷又補二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  
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二十二卷

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左  
日鈔十二卷又補二卷易理至宋儒始明然左傳國語  
所載占法皆言象也本義精矣而多未備乃主注疏程  
傳兼通象學博引諸家名周易廣義未幾得脾疾書遂  
不成僅成廣義略四卷又以禮記注從無善本徐魯庵  
集注稍勝陳滙澤集說惜撥遺注疏終非古學又中間  
考訂多疎欲主黃東發日鈔體更取衛湜集解諸書以  
及大全諸說廣為編緝非數年不成而羣書未具又兩

目昏眊不能執簡姑俟之後賢而已

杜工部集輯注李義山詩集箋注盛行海內已久然余不欲以此自見也當變草時惟手錄杜詩過日每興感靈武回轅之舉故為之箋解遂至終帙又見一越友選時賢詩嘔薄艷體另為一編故借西崑以曉正之而不知者疑議叢生余一無所辨直付之太虛之鴻爪耳方正學先生云古人文章多藉豐功偉德以傳今果有其人與即有之余亦無從紀述故小集中壽言與碑銘



墓誌多不存非不作也作而不能藉之以傳故不存也  
陸魯望集中文甚少自云見好泉石則記之遇忠孝志  
義之事則銘之由魯望而觀則余之所存不既多乎哉  
呂東萊先生云說經者有鑿說之害又有衍說之害辨  
其穿鑿刪其曼衍而經之不明者鮮矣王伯厚先生云  
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必有一中善通古  
義博采今解而經之不明者又鮮矣余經學中詩與春  
秋尤費苦心以卷帙繁重不能刻今海內惟顧亭林汪

鈍翁樂觀余書恐後世未必有桓君山耳

